

诗画廊



□邓梦浩/摄 张威/文

越王台，霜染

红叶



取一粒火。在风中孵化；取一截风，在枝条上摇曳。

天地，澄明干净。在邵武熙春山，每年都有这样的一段时间，与节气对话。

或倾听。灵魂对未来善意的提醒。

而初冬的霜，是最细腻的笔，蘸着晨雾的凉。枝条被风直着吹竖着吹，终究没能吹过冰冷的谶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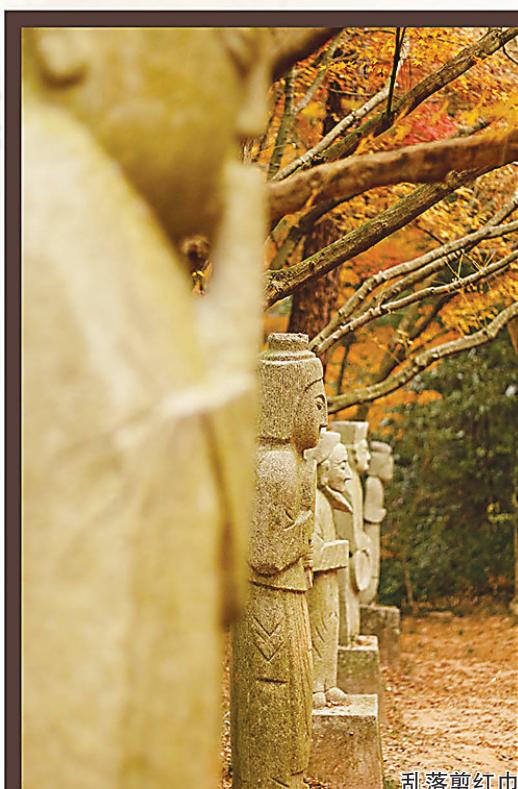
而总有温度的误会，会决定最终归宿。

这一天，熙春山开放了自己的怀抱，接待了我们的来访。

现在，已不再是深秋的浓艳，它是浸了冷玉的红，是洒了月光的赤，是揉碎了晚霞的绯。

一笔一画，染透了越王台的画卷。

红叶，交给了打卡的人。



石仲翁，就站在红叶的深处。霜染，白了他的鬓角。

点燃的，通过了时间的管道。

抬头，从越王台透光的拱门，在木质的体内，种下了火焰。

风从墙垛上，探出去。

苔痕爬上台基，是时光的皱纹；风掠过飞檐，是历史的叹息。而每一个打卡者，眉间里，都藏着关于越王台，红叶的故事。

火焰，飞坠而下。霜会化，叶会落，这最艳的一抹红在恍惚之间，便与千年前的月光，撞了个满怀。

而古道，还在说着越王台的旧梦，说着石仲翁的守望。

——说红枫，这铁城，初冬的诗。



三

石仲翁，就站在红叶的深处。霜染，白了他的鬓角。

点燃的，通过了时间的管道。

抬头，从越王台透光的拱门，在木质的体内，种下了火焰。

风从墙垛上，探出去。

苔痕爬上台基，是时光的皱纹；风掠过飞檐，是历史的叹息。而每一个打卡者，眉间里，都藏着关于越王台，红叶的故事。

火焰，飞坠而下。霜会化，叶会落，这最艳的一抹红在恍惚之间，便与千年前的月光，撞了个满怀。

而古道，还在说着越王台的旧梦，说着石仲翁的守望。

——说红枫，这铁城，初冬的诗。

千里光

□修竹 摄/文

“有了千里光，疔疮不用慌。”这是几年前，一位街头摆摊卖药老人告诉我的一句药谚。他说的时候，手里正捏着一团枯草。

然而，我所见的千里光是一丛蓬勃的山花。那时我已经开始学习认识植物，并且可以从秋天的山里指出那些貌似野菊的黄花——千里光。



它们是闽北大山的秋日之光。

只是，一个没有学习过识辨草木的人，恐怕很难区分野菊和千里光。它们都属菊科，花期都在秋冬之季，花的颜色模样也都类似，不过还是存在肉眼可见的差别：野菊植株矮壮，花群密集；千里光茎干纤长，花枝舒朗。

千里光的花期也比野菊稍早。今年我在十月底见到第一群野菊花的。而半个月前，千里光就已经开了。那天我去走闽北古道，在一个叫欢喜岭的地方，发现了一株千里光，茎梢头弹动着几朵黄花。那时闽北秋花早已汹汹，一枝黄花不足以惊动山野。

没过多久，我老家浦城后龙山上的小路上，又一次邂逅了千里光。深秋的山野，要数白色的油茶花最夺目，其次就是千里光了。它们已经开成蓬散的花群，在青山背景里远远就能望到。

转眼进入十一月，闽北大山趋于沉寂，喧闹了整个秋天的野花大都歇息。马兰、三脉紫菀和陀螺紫菀花事已老，野菊尚未成熟，千里光却入了佳境。那个秋日，同事组团攀登闽赣交界的神仙墙。这一片起伏群山为武夷山丹霞余脉，多断崖绝壁，山体植被保持良好。走进潮湿的山谷，有一群群黄花开在崖下灌丛，像一堆堆金子在光色幽微的壑谷里闪光。它们当然是千里光。在野菊花全盛之前，必须由千里光来照亮我们的前路。

接下来的日子，野菊花与千里光在野山里竞相绽放。又一个秋日，我在富岭溪畔一

条清幽的小路旁，邂逅了更多的野菊和千里光。前者在山脚下形成群落，它们的黄花群紧挨着路面；后者则占据高处，蓬乱的花枝从崖壁岩隙间泼洒而出，像一束束炸开的金色烟花。现在我可以很好地分区两者：野菊花盘饱满，舌状花短而整齐；千里光花盘紧缩，舌状花长而稀疏。

前几天，夜里下了雨，雨后降温。下午我去九石渡山谷，沿谷底小路走到渡口。路两旁是灌木林，林缘处开着几丛千里光。寒风从河的方向穿谷而过，千里光的花枝在风中凌乱舞动。疏散的黄花间，集结着白毛球，一些细细的毛絮在空中乱飞，它们带着种籽，漫无目的地飘远。

冬天到了，野山胀满霜风，陆续吹熄了林间的黄色的光焰。

整个十二月冬雨绵绵，那些日子我很少走山。偶尔天气晴暖，我会去离城不远的樟元山散步。山间有一条废弃的公路，路两边的树木因人的不加干预而日渐茂密。一个午后，我走在那条路上，发现一丛千里光竟然还开着醒目的黄色花。应是这片地势向阳背风的缘故吧。

作为菊科植物，千里光并不特别害怕闽北的冬天，何况这些年总不断有暖冬出现。前年一月份的一天，我在大石溪畔见到过几株千里光，虽然棵丛紊乱，枝头却还开着些许黄花。另一年春节过后，我在李梅水库边也遇到一丛，测测轻寒间，抖动着几朵去秋的遗花。



植物志

